

毛尖：文學·城市

施純珮

毛尖，這名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朱自清的《匆匆》。她的電影評賞寫得精彩，這是眾所皆知的，而其散文是上承海派的傳統，「經營意象，時見匠心；諷喻世情，軟硬兼施」。在《城市文學》的一個匆匆茶聚裏，毛尖訴說着她的筆尖如何滴進恍如大海般宏闊的文學，還有對香港與上海兩個大城市的感覺。



毛尖女士

散文的意外之喜

身穿樸素簡約衣服的毛尖，坐在沙發上，微微的陽光投射下來，為訪問加添一點溫暖。作為這次「城市文學創

作獎」散文組的評審，她認為評審準則，可以說沒有，也可以說很多，諸如「真情實感」，比如「流暢優美」，其實這些是濫調，她舉例說：「就像我們去改高考作文，雖然有很多參考的評判標準，但往往好的作文，躍出準則的。所以，一定要說個準則，我會說，看看那篇作品是否令人有意外之喜。」然後，她以是次的參賽作品裏，選出《紙紮犬》來說明，「我最喜歡這篇散文，因為它有小說細節，有戲劇場景，既承接了新感覺派的節奏，也傳承了張愛玲一路的氣韻，文章寫的是市民生活一瞥，但題中之義卻大，是香港的情與愛，是時代的滄海和桑田。」她對散文的觀點是如此鮮明，如同她說話的語速是明快肯定的。

相信有些人初次認識毛尖時，會對她的名字感到好奇，是真名嗎？據知「毛尖」此名乃因其祖父愛喝茶，而為她取的。因此，當筆者問她作為新時代女作家，對於女性於社會這話題，她有何見解。她就笑言：「可能從小長輩給了我一個中性的名字吧，所以我的女性意識不是特別強。不過，我都很喜歡張愛玲、李碧華，還有黃碧雲，畢竟特別能感同身受。」另外，毛尖認為上海香港的女人都是比較有福氣，「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後，深深覺得當代女性太辛苦，家庭主婦應該成為一種職業，而不是女性身心的過渡期。」難怪她在其新著《沒有你不行，有你也不行》的後記中說「歲月流逝，收在書中的文章有些已經有了五、六年的歷史，其間我結了婚，生了子，自覺滄海桑田，重讀舊作，竟然生出了母愛。」人的經歷多了，自然

對某些人或事物，便衍生感覺。出色的散文就是要有個人特徵和情感，又會在某些情況或條件下，令讀者產生共鳴。

才 華

優秀的文學創作，除了要有意外之喜，讓人容易產生共鳴等要素之外，「才華」和「勤奮」亦是不可或缺的，自然很多人會認為著名的作家就肯定身懷「才華」。毛尖則引用董橋關於「出名」的說法，「那是命」。她更幽默地說：「我也夢想上帝握着我的手寫作，但上帝不握我，他握着張大春老師的手，那又有甚麼辦法呢？你說勤奮，張大春老師是很勤奮，但我想再勤奮也沒用。」其實她太過謙虛了，大家別忘了她備受無數國內「小資」的崇拜，也同時在港台的文壇大放異彩，猶如一滴墨水沿着筆尖悄然淌進文壇，卻泛起陣陣多彩的漣漪。

毛尖更鼓勵年輕人，寫作是為人民服務，而準備獻身寫作的人，那就要準備了吃苦和寂寞。她建議在剛開始寫作的時候，悲傷少一些，因為吟風弄月的意思不大，除了你的朋友，讀者也不會太多；還有要閱讀大量不同類別的書籍，甚至包括關於算命的書。最後當然是，你得坐下來，等你在電腦上敲下一行字，它們會自己生長的。毛尖提出這三個明確簡潔的要點，說容易還算是容易，說難也算是難，一切皆視乎年輕人想投身寫作的決心有多大，願意的就會踏出第一步。

上海與香港

這次比賽題目為「城市變遷與文學之路」，而毛尖是長居於上海，曾於香港深造三年，穿梭兩個大城市之間，認識和感受自然深刻。她就由早上乘車說起，「從港島到九龍，感覺香港的城市節奏要比上海快，所以在香港生活，大概會緊張些，而這個城市的全球化程度也令人悲觀。這次到香港，已經全面禁煙，雖然我自己不抽煙，但感覺如此禁煙沒必要。」她笑言自己就是喜歡上海這方面的寬鬆，以及這種寬鬆包含的模糊地帶。另一方面，她又特別喜歡香港這城市有賽馬，因為在過程中體會到「永遠的希望」，還有覺得此片土地上閃閃發亮的夜空，好像永遠不會消沉。她還特別提及香港的電影節和藝術節，曾給予她在港三年美好的記憶。

因此，毛尖以為文學與電影是一切隱秘或不隱秘的慾望。意象派詩人信奉，皮膚是身體的最深處，影像能抵達最深沉的文學情感。她借用麥茨的說法，描述電影與文學的關係：「電影太難解釋，因為它太易懂；而文學則反之。」聊起電影和文學，毛尖就顯得雀躍不已，更覺得香港最好的是電影，「能表達 Made in Hong Kong，但我更喜歡97年前的香港電影，那樣的恣肆那樣的佻達，那時的無厘頭顯得更天真，那時的明星特別有『香港造』的意思，好像是，走遍天下只此一家。」也許說，文學與香港的電

影一樣，都需要獨特的、別具個性的。

至於兩個城市的人寫作風格和題材方面，她則明確地指出，欣賞作品很少去區別上海人或香港人，「董橋老師的漢語如此優美，很少讓我想到他的香港身份。」另外，若要比較內地和香港的大學對文學的研究和傳承，她會覺得內地的文學研究比較有社會關懷，香港的文學研究相對學院化。可見，香港與祖國同樣進步着，但文學的發展卻有不同的方向。

後 記

毛尖，是一種香茶，淡淡的，輕輕的，要人好好的細味欣賞。毛尖，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作家，筆尖一旦滴到稿紙中，便有行雲流水的感覺，親切的、平近的、幽雅的訴說着她的所思所想。文學，是一門淵博廣闊的學問，每個人能與文學的維繫有多深，要視乎人的底蘊是否深厚，人的性情是優雅或激烈或不羈等等。毛尖，也許是文學的陶冶，也許是電影的深化，也許是本身性情的溫文爾雅，在她身上，散發着一種美麗，是一種由她重新演繹的美麗。